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巨人时代

公元前 600 年 — 前 400 年

鼎盛的波斯 / 希腊的曙光 / 罗马的黎明 / 百家争鸣的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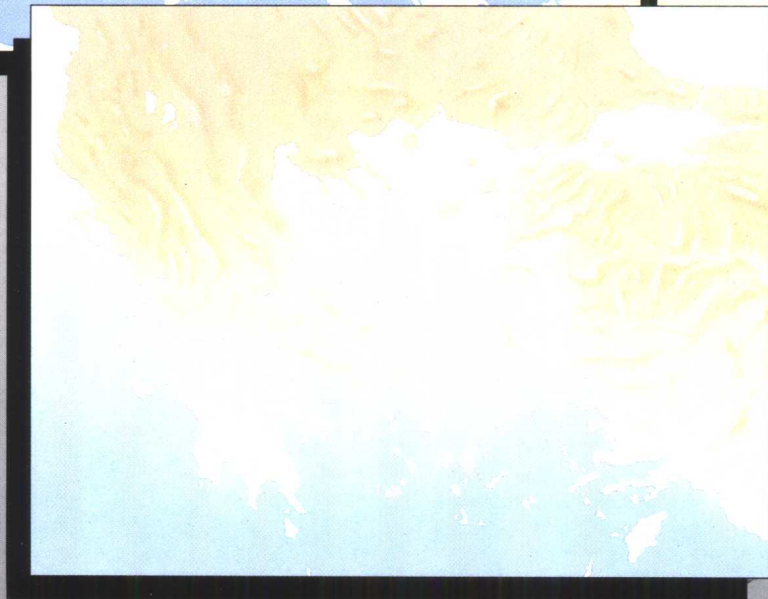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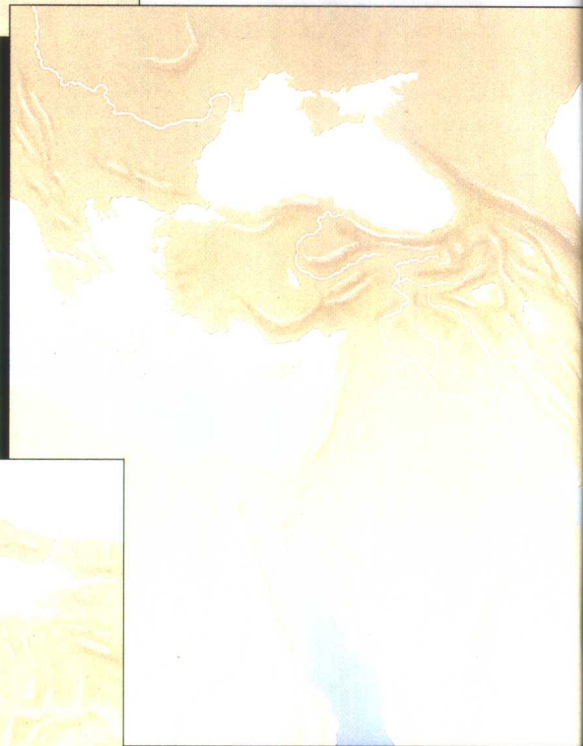


人类文明史图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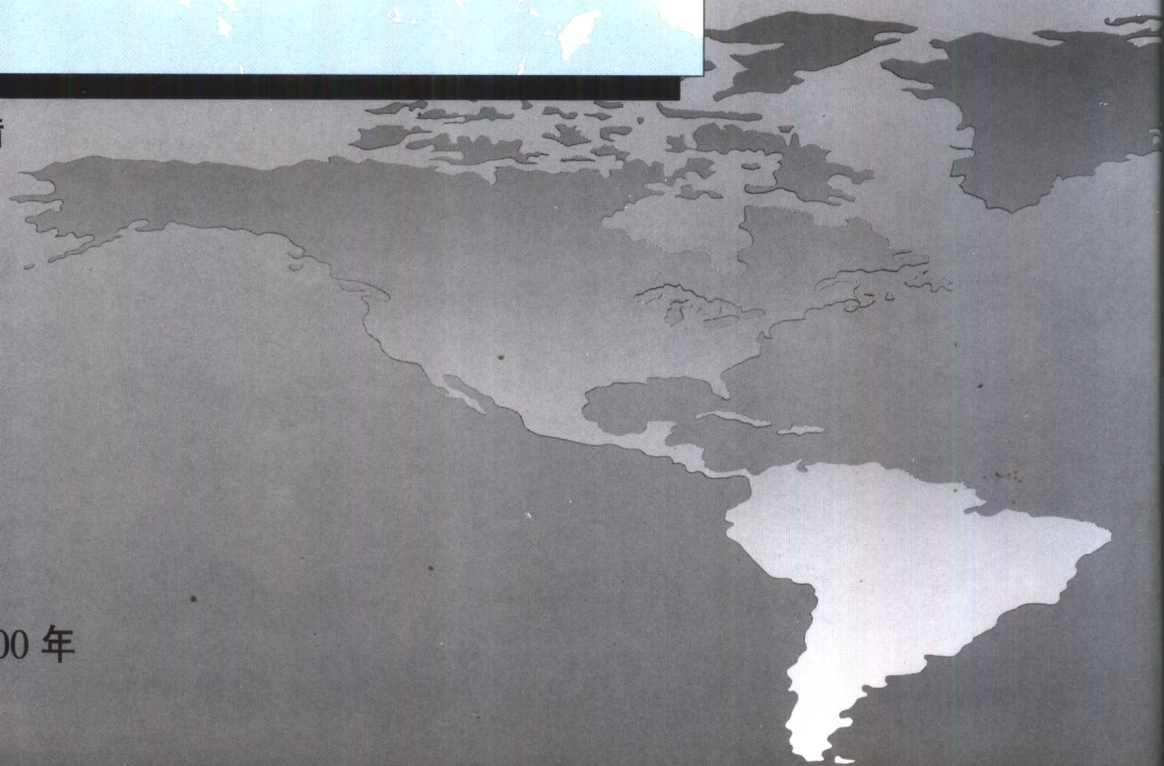
巨人时代

公元前 600 年 — 前 400 年

欧洲：罗马人和凯尔特人



希腊



公元前 600 年—前 4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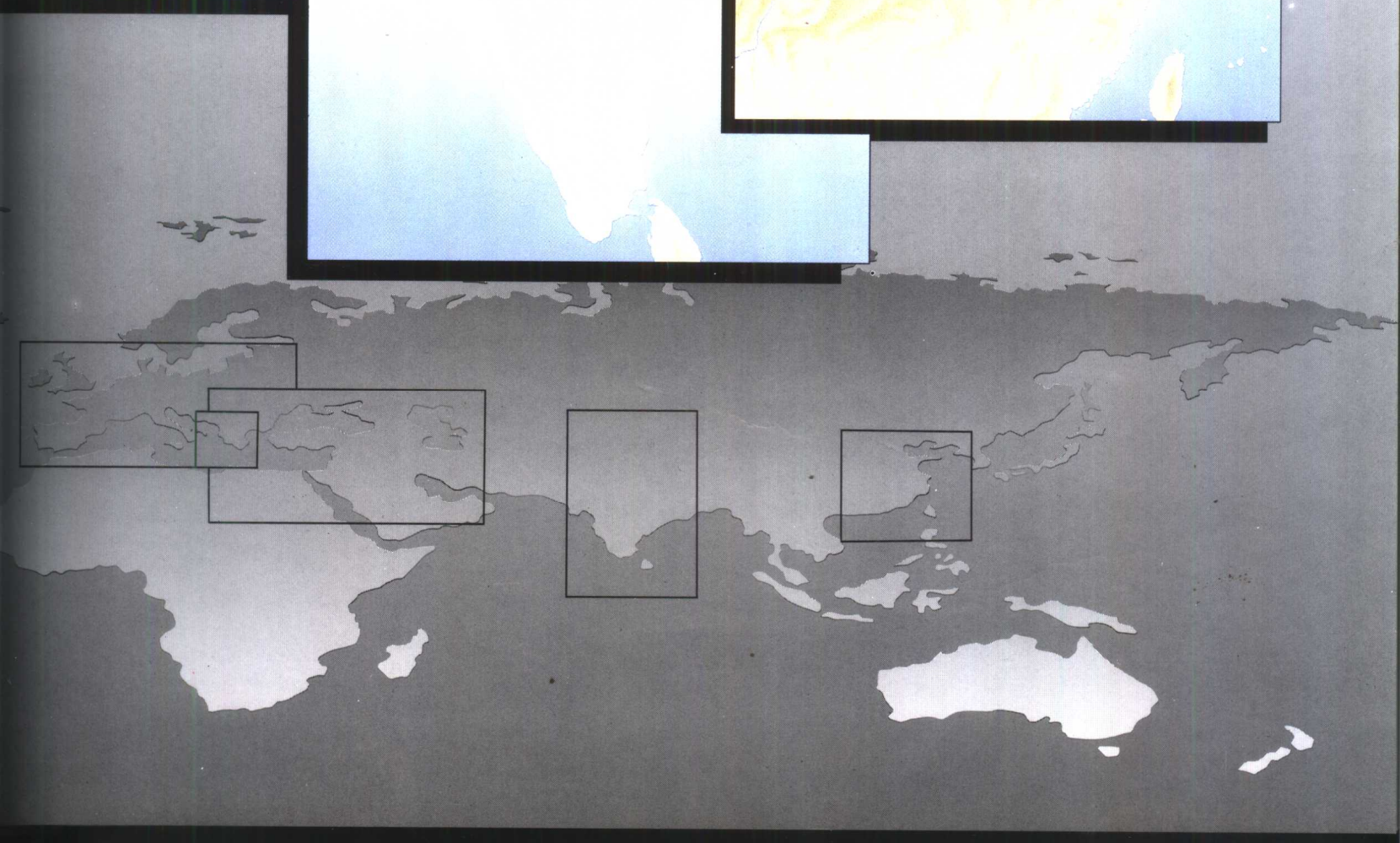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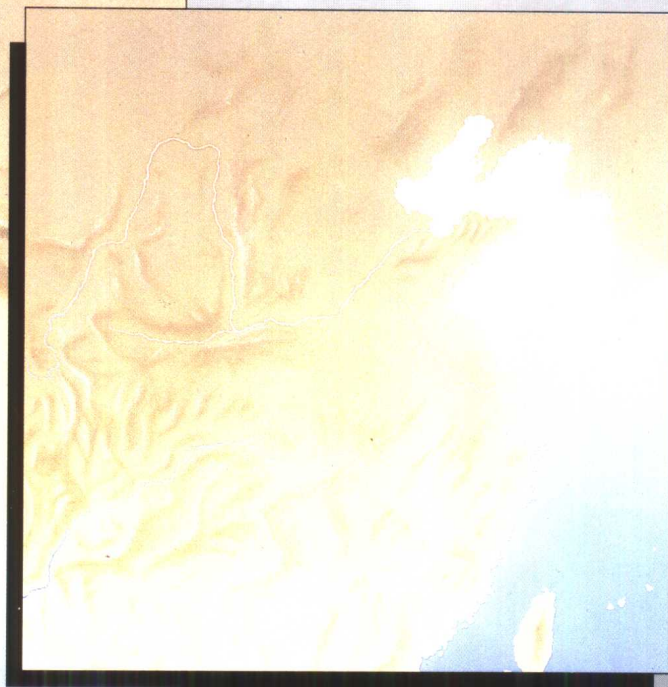
波斯帝国



印度



中国



人类文明史图鉴

巨人时代

公元前 600 年 — 前 4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指导:亨利·伍德海德
丛书管理:菲利普·布朗特·乔治

《巨人时代》编务:

策划:戴尔·波勒克夫
副编辑:吉姆·希克斯(正本),
罗宾·里奇曼(图片)
撰稿:斯蒂芬·G·希斯洛普,雷·琼斯,
布赖恩·C·波汉卡,戴维S·汤姆森
研究人员:帕蒂·卡斯,芭芭拉·索斯,
特鲁迪·皮尔森,
康妮·斯特劳亦里奇
助理策划:艾伦·皮茨
拷贝统筹:维维安·诺布尔
图片统筹:勒妮·德桑德斯
编辑助理:帕特里夏·D·怀特福德

欧洲版:

策划:玛丽·斯特普尔斯
审稿:弗朗西斯·狄克逊
编辑制作部主任:莫琳·凯利
制作助理:德博拉·富勒姆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德布拉·莱利厄特

本卷顾问

欧洲:

劳伦斯·奥卡穆拉,密苏里,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古代史助理教授

希腊:

乔赛亚·奥伯,密歇根,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
威廉姆·B·丁斯莫尔,雅典,古典研究美国所,高级研究员约翰M·曼斯菲尔德,纽约,伊萨卡,科内尔大学,
戈尔德温·史密斯教学大楼,古典部

印度:

格雷戈里·波塞尔,宾西法尼亚,费城,宾西法尼亚博物馆大学,

波斯:

达维兹·F·格拉夫,佛罗里达,科勒尔盖布尔斯,迈阿密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
史蒂文W·希尔施,马萨诸塞,梅德福,塔夫特大学,古典学、历史学副教授
卡特林·格里森,佛罗里达宾西法尼亚大学,庭园建筑系
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发掘帕塞波利斯第一探险队副队长

特约撰稿人:

罗纳德·H·贝利,布赖恩·麦金尼斯,
查尔斯·菲利普斯,布赖斯·沃克(正文);
加蒂·夏普·库克,安一路易丝·G·盖特,奥巴·格利斯蒂恩(搜集)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波恩),
玛丽亚·温琴扎·阿卢瓦西(巴黎),
安·纳坦松(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米卡尔·根迪奇(雅典),菲利浦·坎宁安,
雅伊梅·A·弗洛克鲁兹,珍妮·张(北京);
夏洛琳·阿尔科克,夏洛琳·卢卡斯,
琳达·普劳德(伦敦),约瑟芬·迪·布鲁斯(巴黎);
伊丽莎白·布朗,克里斯蒂娜·利波曼(纽约);
安·怀斯(罗马);特劳德·莱辛(维也纳)

中文译者:

汪良

责任编辑:

崔文辉

目录

1 鼎盛波斯 9

短论:严阵以待的希腊人 39

2 希腊的曙光 51

短论:诗歌的繁荣 85

3 罗马的黎明 97

短论:创造完美 119

4 百家争鸣的东方 143

短论:死者的居所 161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鼎盛的波斯

1 年复一年，当白昼渐渐地延长，春风唤醒大地的时候，成群的车队从已知世界的遥远各地出发——其中有来自安纳托利亚、色雷斯的一群群马队，来自巴克特里亚和阿拉比亚的驼队，来自 1 600 公里长的尼罗河两岸绿洲的大群劳力，来自亚述的战车，来自印度富庶属邦的牛车。所有这些旅行者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发。他们随身带着丰厚的贡品——有贵重的金属、乌檀木、象牙、珍贵的皮毛和织物；一些队伍还带着动物——有产自利比亚的羚羊，产自亚美尼亚的优质雄驹；来自巴比伦的旅队还带来了奇货——500 名年青太监。

在春分即将到来的时节，来自帝国每一个角落的队伍沿着帝国驿道网汇集到帕塞波利斯——令人眼花缭乱的雄伟宫殿，成列的柱廊和固若金汤的宝库，显赫矗立在高大干旱的伊朗高原上。那些来自各个属邦和帝国行省的总督们将在这里奉献他们的新年礼物——至于年贡的确切数量和种类则已由帝国政府专门规定——一切都将献给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子——波斯之王、伟大的王、万王之王、全世界最强大的君主。

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任何人能像坐在波斯王位上的这个人那样，能够支配如此辽阔的幅员和如此巨额的财富。埃及的贵族、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行省总督、东部沙漠地带的部落酋长、印度的王公，都在向波斯帝国缴纳贡物。约公元前 5 世纪初，在其鼎盛时期，波斯统治了 5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川平原、荒漠和肥沃的冲积平原，总计约有 1000 万的臣民。帝国每年税入总值相当于 50 万公斤白银。

波斯人的成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惊人的财富或者是其帝国有空前庞大的国土，为了有效统治这巨大的疆域，波斯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富有开创性的体制来统治其广阔的领土和众多分散的民族：仅靠高压统治和恐怖政策（比如亚述人在其最兴盛时曾实行过）似乎并不能把波斯这么大的帝国牢牢控制在手里。尽管在帝国建立之初，残暴政策亦有其用武之地，但这又往往很快便会导致仇恨和叛乱。一般情况下，波斯统治者很少干预其属邦的一般行政事务和人民日常生活。波斯国王只要求他们交税，但是也鼓励地方的经济活动，以便让帝国疆域内的这些属邦和民族过上比波斯人到来之前更好的生活。新创造的大量财富和政府的辉煌业绩并非偶然产生，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改进的结果，是为了让社会更加有效地运转，而不仅仅是为了

取得权势。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曾说过，他坚决主张靠法律治国，“这样，强者就不会欺凌和毁灭弱者。”

这一时期（约公元前 600—前 400 年），要求发展的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波斯人，也不仅仅限于统治领域。事实上，为了求得一种生活上的稳定改善，或者对生活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各种新的思想主张和信仰已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地涌现，仿佛人类正被一种共同精神激励着去追求什么更伟大的东西，去将人类的生存境界升华到一种更高层次。尽管这种精神是普遍的，但在各个民族之间仍显示出其多样性的一面。例如，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于专制的波斯国王的政治哲学：民主。希腊人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能够使政治生活中充满思想上的辩论，并易于在各个互相戒备的城邦间经常产生争论甚至战争，但它也能刺激人们在艺术和其他智力领域创造出杰出的业绩。同时它也向希腊人灌输一种自豪感和正义感，这种情结在希腊人受到外部威胁时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波斯人将来会意识到这一点。

当希腊人把个体意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时，另外一些思想家则正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改善人类与自然、社会或神明的关系。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和伦理信仰即或源于这一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是其中之一，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推崇一神论和后世报应论观点的宗教信仰。这一期间，那些被流放在波斯人统治之下的巴比伦的犹太人精神领袖在改进犹太教的教义信仰时，能够接触到这些思想。

在印度，一位贵族王公舍弃其财富和家庭而过起苦修生活，他最终获得心灵上的超脱，并赢得“佛陀”的称号，其含义即“大彻大悟者”。他所感悟到的东西后来向外传播到南亚和东亚，在以后的岁月里，他逐渐被东方各族尊为神灵。在距离地中海文化圈更为遥远的亚洲大陆的最东方——中国，诞生了两种生存哲学，它们产生了比大多数宗教更为深远强烈的影响。实际上，它们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宗教：道教，强调幸福在于满足，在于达到天人合一；儒教，则注重人的道德与责任，它在后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国人的生活、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方，这一期间，一个全新的、矗立在台伯河畔七座山丘上的喧闹的民族正处在形成本民族宗教的早期阶段。这些罗马人有自己忠心服侍的神明，但几个世纪后，他们最真诚效忠的却是罗马本身——一个空间和政治上的实体。这一时期，他们将会面对另一个强悍的欧罗巴民族——野蛮、任性的凯尔特人的挑战，这些人正将目光投向罗马，意欲摧毁这个尚处幼年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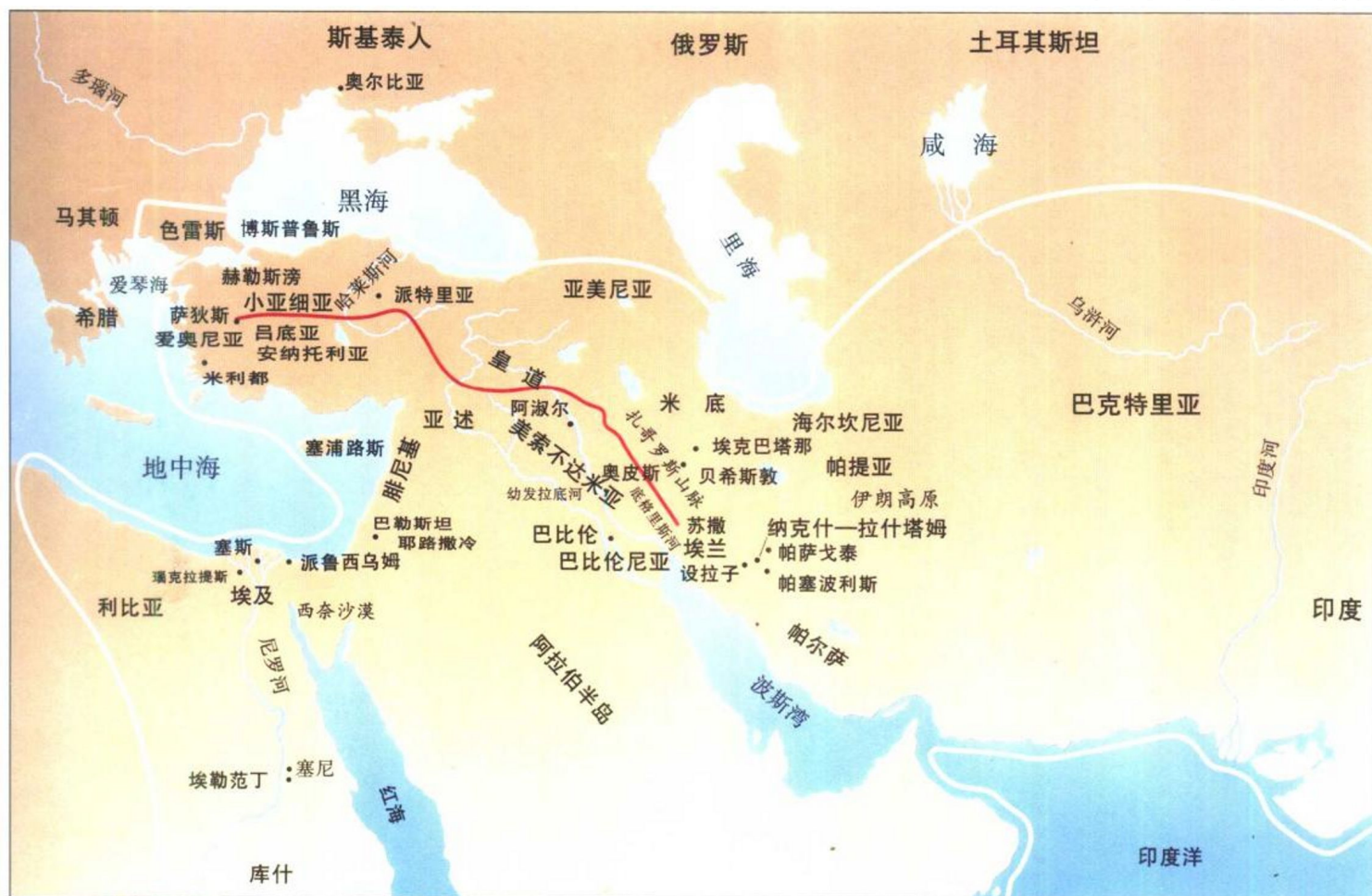
波斯人的祖先是来自南俄草原的印欧人部落，在大约公元前 2000 年的迁徙浪潮中，他们移居伊朗高原，波斯人是在公元前 1000 年到达这里的，他们很有可能是通过取道土耳其斯坦的荒原，然后转向西，沿里海来到白雪覆盖的扎哥罗斯山脉。其中一支与后来的伊朗人有血统关系的部族——米底人，在伊朗高原西北部的丘陵地带建立了家园，而波斯人却继续向南行进，历经几代变迁之后，最后

定居在高原多山的西南边陲，他们称之为“帕尔萨”。

这不是一块值得过分依赖的土地。其北部和东部是遍布伊朗高原中部的荒凉盐碱地，南部沿波斯湾地带的气候酷热难耐、其地貌属于易于变迁的沙谷；相较而言，西北部倒是块好地方，在这里，山势趋缓，受底格里斯河下游一条支流灌溉形成一块肥沃的平原。但那个地区长期为埃兰人所占据，其王国虽小，却很强大，且已存在并维持独立状态有 3200 年了，这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民族建立的国家。

于是波斯人不得不谋起自己的生计。为了在邻近埃兰的穷乡僻壤有足够的土地去生存，他们在山间谷地种植小麦，在山坡上放牧成群的粗尾绵羊。每年春天，随着山上的雪线上升，他们开始往高处搬家，秋季到来时再搬回原处。几个世纪里，波斯人在帕尔萨的生活都是在平平淡淡中度过，然而到了公元前 7 世纪时，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开始改变整个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埃兰人在亚述大批骑兵的攻击和强大围攻下土崩瓦解，它的首都苏撒亦遭灭顶之灾，成为一片废墟。不久，称雄中东地区几个世纪的亚述帝国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

在大流士的统治下，到公元前 522 年，波斯帝国的发展达到顶峰。其疆域包括从尼罗河到印度，从黑海到波斯湾之间的广大地区。这其中“新月”地带的肥沃耕地，小亚细亚的矿山，以及地中海东岸爱奥尼亚和腓尼基地区的繁荣贸易中心。为了把这么多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波斯王建造了著名的“皇道”，这条大道全长约 2 700 公里，从帝国中心的都城苏撒一直到达吕底亚的萨狄斯。





这些善战的斯基泰骑兵阻止了波斯王大流士欲将其帝国扩张到黑海北岸草原地带的企图。如左图所示下马的骑兵，身穿松袍紧裤，头戴尖顶帽。他们手拿由木头、动物角或肌腱做成的弓，腰上悬挂着一支装有铜尖箭和备用弓的箭袋。有时，他们也拿一支标枪（见上图），或者也可能拿一副用金属包裹的柳盾或皮革盾。

公元前 514 年，在保卫其草原势力范围的战斗中，斯基泰人采用了一种游击战术。他们骑在飞快奔跑的矮种马上，以闪电般的速度对大流士多达十多万人的庞大军队进行突然偷袭，而平时则远远地避开这些波斯侵略军。波斯人一直想与这些讨厌的敌人骑兵进行决战，但其最终希望却总是落空。在经历了数月精疲力尽的跟踪追击后，他们不得不南撤。

既然无法征服他们，大流士便开始雇佣这些斯基泰人来为其入侵希腊服务。后来的波斯国王还曾聘用斯基泰弓箭手来指导他们庞大的弓箭部队的训练。

界的严峻挑战。

竞争对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就是米底。定居在扎哥罗斯山区的米底人已经完成了从一个野蛮原始部落向强大稳定君主政体的转变。米底王国的统治中心是建立在埃克巴塔那的一座山顶上的城堡，据说是由七道城墙保护，其中最里面的两道镀有黄金和白银。根据希腊旅行家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述，在米底王室面前，人们不可以发出笑声或随便言语，与国王进行的所有交流中间都要通过一个传达人。公元前7世纪末的国王是塞亚克萨雷斯，他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英明的军事领袖。他重新组织了米底军队，由训练有素的标枪兵、弓箭手和骑兵建制代替了原来通过部落征集组织的松散军队。

公元前615年，塞亚克萨雷斯进攻亚述最重要的宗教中心阿淑尔，并摧毁其城墙，将大部分居民屠杀。随后，米底人与巴比伦尼亚人合兵一处攻打尼尼微——亚述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尼亚人占有了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米底人则占据了亚述帝国剩余的大部分地区。此外，在战争中扮演配角的埃及也使自己的独立地位得到保障。从草原地带南下助兵的蛮族斯基泰人（又称西徐亚人——译者注）则带着装满马鞍囊的战利品举骑而归。

接着，塞亚克萨雷斯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他想得到从东安纳托利亚到里海之间以及南方古埃兰人和波斯人统治下的大片土地。

富庶而好战的吕底亚国家，与安纳托利亚、塞亚克萨雷斯的土地毗邻，吕底亚人控制了西小亚细亚的大部分。他们手里掌握着通往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从黑海到爱琴海的海上通道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希腊城邦。他们开采托罗斯山区的金银矿，并从一条流经其首都萨狄斯的河里淘取贵重金属。他们对东部的米底领土也早有企图。吕底亚和米底的冲突发生在公元前591年，经过五年鏖战，就在双方斗得难解难分之时，奇迹发生了。当双方的军队还在战场上互相厮杀——天文学家后来确定这一天是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突然，正午的天空暗了下来，夜幕瞬间降临。实际上这只是一次日食，早在几年前，希腊一位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已成功地预测到它。但双方的士兵却不知道这些，他们误认为这是天神发怒的征兆，于是，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他们放下各自手中的武器，撤兵而归。

交战双方都已饱受战争之苦，对巴比伦尼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已经发现自己对吕底亚获利非浅的贸易正急剧减少。这样，在巴比伦尼亚的调停下，两个对手签订了一个条约，将两国边境确定在哈莱斯河。随即，塞亚克萨雷斯的儿子及其继承人阿斯泰哥斯通过娶吕底亚国王之女为妻，将两国关系重新修好。这样，历经多少代人以后，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和平景象。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尼亚呈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局面一直保持了大约三十五年，最后被另一个雄心勃勃的伊朗人领袖所打破：他就是来自帕尔萨臣属部落的首长。

长期以来，在中东的政治格局中，帕尔萨一直是个次要因素。这里的统治家族阿黑明尼人最初臣服于埃兰人，在归顺米底人之前，一度受亚述人支配。但他

们同米底的联系特别密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亚述的遗产，同时这也是一场政治联姻的结果。阿斯泰哥斯在公元前 585 年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的女儿曼德奈嫁给阿黑明尼部族的统治者冈比西斯——一个出身名门、品德高尚的人。第二年，曼德奈生了一个儿子，叫库鲁什——这个人后来将闻名于世，他的希腊名字就是居鲁士。

后来流传下来各种关于居鲁士生平和早年生活的故事。一些人说他根本就不具有王室血统，而是一个女牧羊人和一个波斯强盗的儿子；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在婴儿时就被抛弃在山中，后来被一只母狼喂养成人。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亦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他写道，在居鲁士出生前不久，他的外祖父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曼德奈的生殖器上长出了枝芽，并覆盖了整个亚洲。国王醒后叫来他的米底祭司，让他们来解释梦的含义。祭司们告诉他这枝芽象征着曼德奈未来的儿子，他长大以后首先会征服米底，然后是征服所有已知的土地。

阿斯泰哥斯决定把这种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命令自己的主管哈帕古斯去把刚刚出生的居鲁士带到荒郊野外后杀死。但当哈帕古斯看到那俊美高贵的婴儿时，他不忍心下手，相反，他把婴儿交给一个山里的牧民，当做自己的儿子把他养大。后来，当阿斯泰哥斯得知自己被欺骗后，他对哈帕古斯进行了可怕的惩罚，命人杀死哈帕古斯的儿子，并切成碎块做成菜肴让哈帕古斯吃掉。

不管居鲁士的早期经历如何，他毫无疑问得到了一个波斯孩子所能受到的起码教育，也就是传统上的“学习骑术、拉弓、要说真话”。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履历也并不比这多多少少，包括使用比弓箭更多的武器、徒步能够像骑马一样战斗以及野外的生存训练。大漠生活把居鲁士磨练得异常结实，携带的标枪和弓箭使他更加强大；他的智慧也超过了同时代人，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公元前 559 年，继承王位后，他很快将四分五裂的波斯各部落统一起来。为了使波斯具有文明国家的形象，他来到了埃兰，恢复了古埃兰时期苏撒的地位，把它作为自己的行政中心。他很快表现出比一个忠顺的属部所拥有的更大独立性。例如，他与巴比伦尼亚进行了外交活动；让沮丧的阿斯泰哥斯看到他最害怕的事情正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阿斯泰哥斯自己的统治变得越来越独断专横，这在其附属部族中引起广泛的仇视。一场暴动正在米底国内酝酿着——毫不奇怪，这场暴动是由哈帕古斯领导的。于是，当公元前 550 年阿斯泰哥斯派军队去镇压异军突起的外孙时，其结局已是可想而知的了。两军在古波斯统治中心帕萨戈泰附近一个荒凉的石滩上相遇，米底军队几乎一箭未发，其主力就开始溃逃了。阿斯泰哥斯被自己的将领抓获，戴上镣铐后送到居鲁士那里。居鲁士却放了他一条生路，而后，兴师攻克埃克巴塔那。

作为其领土扩张的一部分，居鲁士完整接纳了米底帝国的国家机器：它的官僚和文书机构、它的强大的军队、它庄严的王位继承法规，甚至允许原来的米底官员们继续留守其职，与新任命的波斯人同僚协调行使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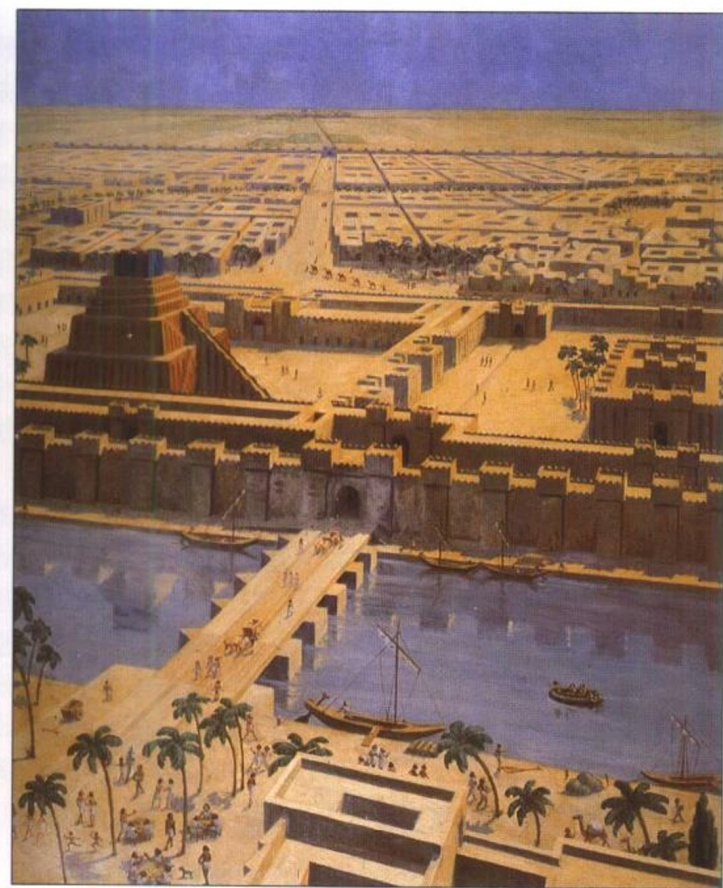
随后,居鲁士继续从事于扩张领土的行动。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吕底亚——米底人在西部的老对手。在发生日食的那次战斗以后的年月里,吕底亚又繁荣起来,它的皇家金库极度富足,以至国王克鲁伊索斯被人们看作是奢华的象征。或许这些财富激起了居鲁士的欲望之火,或许是因为他想打通一个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不管怎么说,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派特使到爱奥尼亚海岸的希腊城市那里,试图煽动它们掀起叛乱,来反抗吕底亚的统治。

克鲁伊索斯亦有其自己的野心,他的眼睛瞄准了哈莱斯河东岸的土地。与米底签订的旧条约制约着他,但他仍蓄谋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也把这件事求教于预言家。不只如此,他还求助于用金钱所能买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希腊德尔菲的神谕。他派出的使团带着一船的礼品来到德尔菲,其中包括整整450公斤金条和金像,以及他妻子所有的项链。当被问及克鲁伊索斯是否应该发动战争时,神谕的回答似乎的确物有所值:“他将毁掉一个强大的帝国”,太阳神阿波罗借助女巫师和女祭司们这样宣布。那位吕底亚国王从来没想到去进一步问问,巫师们所指的是哪一个帝国。怀着对胜利的无限自信,公元前547年,克鲁伊索斯率军侵入米底地域。

与此同时,居鲁士也率领着他的米底和波斯大军越过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边境。他在哈莱斯河附近的皮特里亚与敌人遭遇。双方在此的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但没有哪一方能取得明显优势。次日清晨,克鲁伊索斯突然认定敌人在数量上超过自己,遂将军队撤回吕底亚首都萨狄斯。古代世界的军事活动一般带有季节性特点,部队在春天动员,秋天又被解散,以便于那些应征士兵能及时回家照料牲畜、种植像冬小麦和大麦这样的庄稼。而此时

正是一年中临近年终时节,克鲁伊索斯开始付钱把士兵打发回家,并要为来年的战斗作准备。

然而居鲁士却没有将战争拖到明年的打算。等到吕底亚人已完全被遣散回乡的时候,他驱兵直抵萨狄斯城。居鲁士的到来如此神速,正像希罗多德所记载,“他自己充当了自己的报信人”。克鲁伊索斯匆匆忙忙招回尽可能多的军队来抵抗对手。吕底亚大军的前线是吕底亚骑兵分队,他们以勇敢且精于骑术闻名,并且拥有长长的铁尖标枪作为武器。吕底亚骑兵率先发起冲锋,少顷,他们突然间陷入一片混乱。原来居鲁士突发奇想,弄出一条妙计,他让自己的骑兵换乘骆驼。果然,这些奇怪的庞然大物惊吓了吕底亚人的战马,它们纷纷溃逃。遭受这次失败后,克鲁伊索斯率军撤回萨狄斯。这座设在山上据称是不可征服的坚固城池在二周内被攻陷。直到最后,克鲁伊索斯才真正理解了德尔菲女巫师预言的真正



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地区是巴比伦——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如上图所示,该城的七级台庙(《圣经》里称之为“通天塔”)高高矗立在横跨幼发拉底河大桥附近由城墙围护的市区之中。与台庙相望的是一座巨大的神庙,里面安放着重巴比伦人最敬重的马尔杜克神的神像。居鲁士以此证明他是一个仁善的征服者:公元前539年,当他征服巴比伦之时,他命令自己的部队要尊重该城的神庙和宗教习俗。

含义,他确实毁灭了一个帝国:他自己的帝国。

居鲁士宽恕了这位吕底亚国王,甚至把他当做自己的随身顾问。他留下一位总督管理萨狄斯,随后率兵直驱爱奥尼亚海岸的希腊地区。早先,他曾派人来到这里,试图与爱奥尼亚人谈判,然而他的使节最终被打发走了。这次,他派来军队,一个一个地征服了所有这些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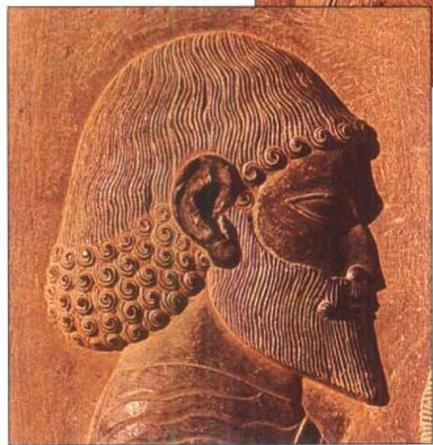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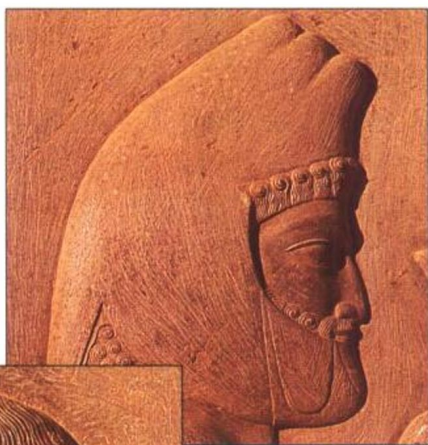
在随后的几年里,居鲁士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高原的控制,并将其统治扩展到东方。在安排其堂兄海斯塔斯派斯作为总督管理帕提亚和海尔卡尼亚、里海东南和米底东方的土地后,他引兵进入巴克特里亚(后来阿富汗的一部分——译者注),开始横扫中亚草原。在战胜一个又一个蛮族部落,穿过乌浒河进入土耳其斯坦后,他在大漠中的另一条河道,今天的塞尔·达亚驻扎下大军,宣布这片荒凉之地为其帝国北部边界,并在此建立了一系列要塞以利戍守。这样,他就把波斯帝国的领土扩展到横跨半个亚洲大陆的距离。一种征服规律表明,哪个民族一旦走上构建帝国之路,它必须不断扩张,否则就要衰落。居鲁士不是那种安于现状之人。中东文化圈的最重要中心巴比伦尼亚还保持着独立地位——尽管它已处于波斯帝国的半包围状态。居鲁士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里。

自从取得对亚述的胜利后十几年来,巴比伦尼亚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它控制着向南通往阿拉比亚,向西取道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到达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它古老的政治体系建立在一种有 2000 多年历史的神庙文化基础之上,现在它又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巴比伦尼亚的借贷人已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深远的货币流通体制。财富主要为神庙所有,另外它也是富有商人的私产。巴比伦尼亚的天文学家们克服没有钟表和天文望远镜的困难发现了太阳、月亮和行星运动的规律。一位学者计算出:一年时间的长度值误差不超过 26 分钟。此外,把天空分成 12 等份的黄道 12 宫概念,最先也是由巴比伦尼亚人提出来的。

巴比伦城是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大约 20 万。公元前 604 年,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后,又用巨大的砖墙把城市围护在其中。城墙异常宽厚,甚至在上面每边并摆一排齐檐房子的情况下,中间足可以留出一条由一辆 4 匹马拉战车通行的道路来。巨大的皇家宫殿层层叠叠矗立其中,仿佛一座人造大山。一幢幢华丽的建筑上红花绿树竞相争艳:这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希腊人誉其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公元前 562 年,尼布甲尼撒去世,政局开始不稳。他的继承人那波尼达斯不理政务,却将精力和钱财用在一种非传统性的宗教仪式之中。这种宗教以月神辛为尊崇的主神,从而彻底抛弃了本民族原来至高无上的主神马尔杜克。而且那波尼达斯一度离开国都,在外从事征服阿拉伯半岛的军事活动达十一年之久。当他出征在外的时候,他的宗教职责也没有完全履行——而对巴比伦尼亚来说,这是它继续获得马尔杜克神保护必须履

米底人



爱奥尼亚人

印度人

